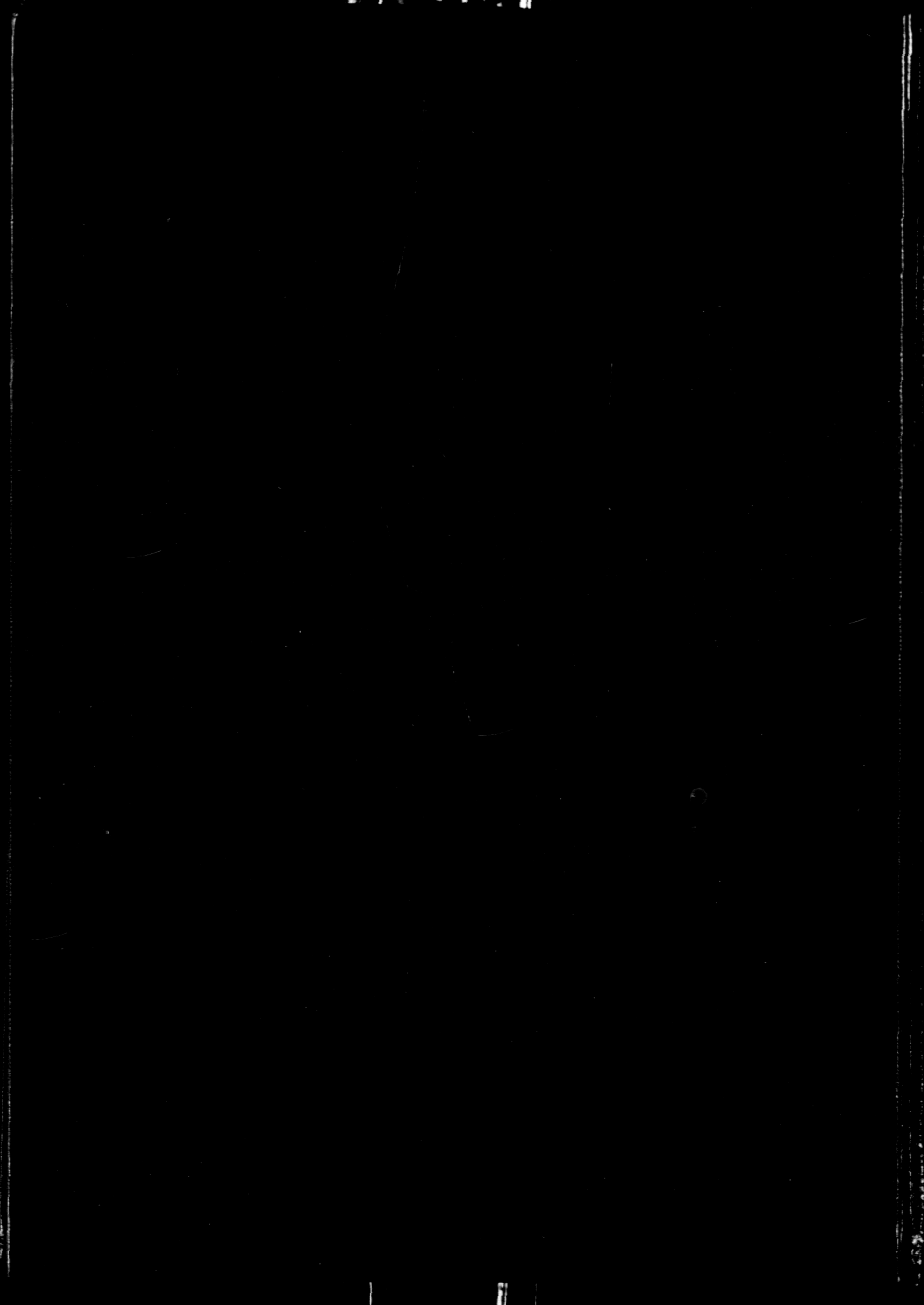


1935 年  
第 2 期







3 1595 9352 8



R  
524.8213.  
339

2月14日

五



# 對於現階段中日問題應有的認識

兩陳  
館圖書

中日問題已到了極嚴重的時期，在國際風雲緊張的今日，成了世界矚目的中心，的確，遠東的和平，是關係着世界整個的形勢。所謂「牽一髮而動全局」尤豈是在今日世界兩大思潮鬥爭的陣綫日益明朗，象徵着未來戰事的陣容；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戰爭，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中日問題就成了這次戰爭的前幕，我們知道中國近幾年來，國家，民族，在帝國主義的瘋狂行動下，而慘遭了極端的蹂躪與犧牲，假如中國民衆不願意作亡國奴的話，那保衛國土的自衛戰的序幕，隨時有揭開的可能，因之中日問題，只有一天一天的嚴重，尖銳。委實中國的處境，早已到了「最後關頭」，除非我們的「友邦」翻然覺悟，掏出致誠的態度，真正的站在「中日共存共榮」的觀點上停止他的侵略，危機或能稍稍的緩和，不然的話；中國爲求自己的生存，只有作最後的犧牲；現在形勢更險惡了，和，戰，在這最近的幾日中就要決定，我們對於這次人類殘殺的血劇，來作一個檢討和認識。

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塘沽簽字，何梅協定，把中日問題的焦點，由東北而移到了華北，我們知道日本對華的侵略是具

有一貫的計劃。東北四省的佔領，是他侵略計劃一部的完成，所以雖然佔領了四省，而距他「佔領華北；佔領中國，佔領遠東，……」的整個方針還差甚遠，所以仍加緊步調得寸進尺。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對中國發表了一個聲明，要點有四：（一）日本因在東亞有特殊的地位，故其對華政策，不盡與他相同。（二）日本爲維持東亞的和平及秩序不得不採取特殊的行動，自負責任。（三）日本反對中國倚賴他方希圖對抗的任何舉行。（四）外國給予中國技術或金融的援助，必然要讓成瓜分或共管的局勢，日本斷然反對之。我們知道日本這個聲明是專對「中美棉麥借款」「中歐技術合作」而發的，他想獨佔中國，不得不嚴重的對中國，對列強作一次表白。那時因爲日本佔領了東北，而又欲犯華北，南下奪去，英國在長江一帶的勢力。當時老大的英國却感到了極大的不安，便派了一位大員——李滋羅斯——到東京，協商英日對華投資，希圖和俄日英利益在華的衝突。不料李滋羅斯到了東京，遭了日方的白眼，對於他的建議完全謝絕了。羅斯一氣跑到中國，秘密的幫助了中國幣制的改革，使中國金融投入了英鎊集團，強調了中國

成達校刊

一

640284

南京圖書館藏

的金融組織，這次的舉動，便引起了我們「友邦」的忿怒，加強了對華的政策，一方促使日韓浪人包庇走私，破壞我國的海關行政，影響我們的稅收，希圖把我國的經濟陷於窮困的境地。而一方利用漢奸及流落平津的失意軍人，建立地方政權，樹立自治政府。破壞行政的統一，分散整個的力量，所謂「冀察政委會」「冀東自治」便在「友邦」的庇蔭下誕生了，接着便是東京事變，廣田組閣，對華的外交完全以「三原則」為基礎向南京進行交涉。是四月間有田外相又決定了對華的具體方策，內容有六項：（一）華北問題與冀察政權直接交涉。（二）由文化政治軍事等方面，援助冀察政權，使其擴大強化，並與日本發生更密切關係。（三）與國民政府，開始正式談判，急謀調整中日經濟關係，尤以要求國民政府減輕關稅率，為目前急要之圖。（四）經濟關係之調整成功，再進一步，促成中日「滿」之關稅同盟。（五）對於「滿洲國」之存在，固不必強迫國民政府承認，但最少限度亦須令其默認「滿洲國」參加中日「滿」三國之關稅聯盟，或經濟集團。（六）關於共同防共問題，不可操之過急但仍須促令對於由外蒙新疆之東漸赤色勢力，共同採取有效之防止辦法，此項新政策決定以後，數月間，便得到了很大的成功。關於走私，影響我國的稅收計達二萬萬元之鉅。關於防共協定亦強迫冀察當局簽字，據五月二日華聯社消息：大致為以下五項。

- （一）設立防共委員會，委員人選，中日各半，正副委員長中日各推一人。
- （二）簽定中日防共協定，冀察當局應請日本援助，不得向南京乞師。
- （三）趕築撫甯至承德及滄石鐵路便利防共軍事。
- （四）設立防共文化機關。
- （五）華北各軍聘請日本人充任軍

事及政治顧問，從這五項看來，知道「友邦」在軍事方面是企圖實際佔領華北，所以在協定商好以後，對於冀察方面的交通，文化，建設都積極的實行起來；接着大批日軍又開到平津並陰使德王獨立成立內蒙自治政府，與察北李守信；張海鵬部聯合，逐漸窺進綏東，華北是這樣，華南呢？形勢也險惡起來，海軍的大演操，其盛況實為空前所未有，常兩廣問題漸形解決，中國方告統一之際，日召開海陸外三相會議加強對華之態度，據掃蕩報七月二十七日載：（一）誘導冀察當局及冀東組織之獨立，並促進冀察綏，魯晉豫陝七省之中日經濟提攜。（二）推行文化外交，消滅我青年抗日救國情緒。（三）隨機聯絡各地親日團體及官僚，（四）要求我國減低關稅。（五）在漢口，九江，長沙，重慶，南昌，設立特務機關，推行華中運動。（六）在不過分刺激我國國民神經的原則下，促我政府履行其要求。接着會議以後，三相又發表了一個半官式的宣言，其中警句有「中國政府如忽視日本特殊地位，則日本對華政策，自將難免日趨強硬。」在這一面交涉，一面恐嚇的形式下，冀察政權，更形「明朗」化了。

自川越大使來華以後，他是帶來了整個的侵略計劃，於是接二連三的召開了領事會議，商討一致的侵華步驟，主要的是華北所謂「經濟提攜」關於內容的究竟，我們雖然不知道，但就各方面的推測，不外下面的幾件（留東新聞載）：（一）調整中日國交的根本要素，在中日確認與「滿」有歷史的，政治的，地理的，經濟的，微妙關係的華北為特殊地帶。而使之實際脫離南京政府。（二）反對南京政府的山東，山西，中央化與分裂冀察

政策。(三)爲積極實現經濟提攜，除建築滄石路及創辦華北電氣事業等已着手進行，將更進而開發華北，農業，礦山，及發展紡織工業。(四)要求中國減低關稅，俾因秘密輸入及冀東特殊貿易而釀成極度混亂的中日貿易恢復原狀。(五)以尊重中國主權爲條件，冀察政權與冀東組織應存於日本指導之下。這五項協議是「友邦」的一貫政策。現在的重提；也不過是促其實現罷了，記得多田在「對華基礎觀念」小冊子上曾談過：「不拘束中國的態度如何，日本應先由易於實施對華政策之華北着手，使其成爲中日共存共榮之樂土，並逐次擴大之，使中國處於不得不轉變態度之地位，」此種使華北殖民地之野心，我們從此就可完全的看到了，無論他說得怎樣的妙，而事實是掩視不過去的。

日本對華侵略的步驟，這樣的積極，當然又要用外交的辦法去緩和各國對他的空氣，使他漸漸的完成他的計劃，日有田在開議上便來了這樣的一個說明：(一)竭力和緩對英國和蘇聯的直接衝突。(二)以中國爲第一目標的大陸政策必須推進，而在華北設立「理想區域」的計劃必須實現。(三)竭力要防止中蘇關係的親密。(四)以武力爲外交的後盾，總而言之日本是想把華北，把中國整個的都在他的支配之下，使中國沒有一塊乾淨土。所以一方面積極的完成華北「滿洲國」化的目的。再方面再向華中精進，我們知道四川在我國可以說是富庶之區，出產之多，全國都不及，我們的「友邦」，還想到那個安樂鄉去探望探望，便準備在成都設領，來做佔領四川的根據地，但是「不幸事件」便就在那時爆發了。中日空氣驟形緊張起來，日本當然是有機可乘，初在南京交涉的時候，便向中國提出了八個條件(九月五日)字林西報載：(一)要求南京政府完全取締反日運動及保證以後沒有同樣事件發生。(二)修改反日教科書，掃除排日教育，(三)禁止反日集會，解散抗日團體。(四)南京政府應負國民黨支部排日活動之責任。(五)除去一切在成都設領破壞

舉動。(六)南京政府正式道歉，(七)懲戒此次事件中有罪之當局。(八)賠償受難者之損失並加以撫卹。恰巧這無理的條件提出之後，接着北海，閘北，漢口，……的「不幸事件」又相繼的發生了。這當然使我們的「友邦」火上加油，因之越界佈防，軍艦開入，大軍演操，真是恨不得一口吞嚥了中國。東京方面呈現着極度的不安，連着召開了三相會議，又定出對華交涉的三大步驟：(一)決與蔣院長直接談判，(二)倘局面不能好轉，川越即離南京，(三)對於日本在華之既得利益，今後以自主態度擁護之！此外關於外交經濟之進展，在各地地方，以有實力以期待特別折衝。并倡「絕對親日」與「根本抗日」這二個口號，形勢之緊張大有戰爭爆發前夕那種景况。直至蔣委員長回京與川越晤談後，空氣比較和緩了，所有的一切問題，完全仍由張外長負責交涉，雖經幾度的晤談，意見仍未見一致，因爲這次的交涉，不但我們不承認他的要求，而且反向日方提出四個條件，當然意見不一致，因爲我們沒有再向過去那樣的妥協了，他那恐嚇的手段，已被我們揭穿了，的確；我們也到了最後的關頭，忍已無再忍的時候了。我們爲保持行政主權領土的完整，只有作自衛的反抗戰爭。這次的交涉，就是中央明白的向日表示，現在的中國絕不是從前的中國了，對於任何侵犯主權和領土的。中國的民衆和政府都是絕不接受的。這樣以來，交涉幾陷於停頓的狀態中，日政府不得不讓步，依東亞主計桑島攜帶新訓令來華籌助川越調整中日問題。接着我外交部長與川越五次，六次，七次的會見，仍然無一點結果，最要者是一「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兩問題，日方堅決的要貫徹他的主張，中國堅決的不承任他的條件。形成混頓的局面，(直至筆者屬稿時仍無進展)，不過我們相信這種局面不久即可打開的，即是，「和」「戰」兩條途徑。

最後我們應當明白，未來人類的殘劇，終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戰爭，才能生存，不願作亡國奴的同胞們！準備着吧！





## 關於魯迅先生

井芬

「魯迅的作品是沒有價值的，不能把握時代，不能超越時代，現代的人——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不應當去看他的作品，不應當把一些寶貴的光陰，消耗在死去了的阿Q的時代中，更不應當隨着他吶喊，徬徨……」這是民國十七年我在安徽鳳陽五中讀書時一位國文教師告訴我們說的話，那是我才十五歲，是一個初一的學生，開始看小說，還沒有兩個月，但像「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反正前後」這一類的書籍却也看了十幾冊，腦海中只知有蔣光赤，郭沫若……這一流所謂革命的文學家，對於魯迅，不要說他的作品在學校中絕跡，就是整個的鳳陽城中也難找到，不但你看他的作品，同學們見了，說你，「思想落後」，就是你提道魯迅這二個字，他們覺得就好像有點不應當，大概那時所謂「革命文學」正倡得激烈的時候吧！一些自認為革命的文學家們對着魯迅攻擊，鳳陽在那時成了一個「革命」的城，五中在那時，成了一個「革命」的學校，不用說先生，學生也都是些「革命」份子，對於那位徬徨在野草中吶喊的魯迅，當然是不歡迎的，所以在我幼稚的心田中，深深的劃了一道痕跡。「魯迅的作品是不應當看的」。

是在那年的冬天，安徽省政府一道命令把五中解散了，說

是學校中有「反動」份子，我也就在那時離開了「革命」的鳳陽城，離開了「革命」的學校，離開了一些「革命」的先生和同學們。

※ ※ ※ ※ ※

民國二十年的初秋，我踏進了故鄉的田園，有一天在一個同學的書架上，看見了一本紅皮的「吶喊」，對於這本書名，雖然早就聽說過，但却未曾看過一頁，好奇心促使着我，一轉念又想起「魯迅的作品是不能看的」不，反正現在也沒人再說「思想落後」了，興奮的從那位同學裏借了來，一氣把厚厚的一本「吶喊」看完了，我從此就算認識了這個文學家——偉大的世界文學家，後來又接續的看過他的「徬徨」「華蓋集」「雜感集」「熱風」……等著作，此時對於過去那種錯誤的觀念「魯迅的作品不應當看的」表示着深切的反悔，除了自己痛恨自己的幼稚，只有去罵五中的那位國文教師了。

魯迅的作品裏面充滿了熱情和嚴肅，我們見了他的文章就好像見了他，因為他的文章正是象徵着他，表現着他，每一篇文章裏面都好像是無數的箭，放射着社會的一角，揭穿了人類的虛偽，暴露了世界的黑暗，他不去歌風詠月，他不去咬文嚼字，心中有什麼，就說什麼，他不管旁人的批評，他不顧社會

的唾罵，他更不怕一切權勢的威壓，他的筆是冷靜的，有力的；他的面孔是嚴肅的，無情的；他的思想是激進的，新奇的；他的意志是堅決的，果斷的；他對個人，對社會，絕不妥協，絕不投降，種種的因素，織成了他文章上尖酸潑辣的情調，諷刺深刻的筆鋒，他的吶喊的出版，就是反抗黑暗社會的第一聲，自此中國文壇上放了異彩，世界的文藝園中也添了不少的光輝，他不但成了文學家，而成了革命的戰將，民衆的導師，新中國的前鋒。

魯迅先生生在浙江紹興，是一八八一年，那正是清末的衰弱時代，家庭中非常的窮，不過是書香人家，他的母親倒有相當的學力，當魯迅先生年幼的時候，家中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全家的生活，尚能維持，但他十三歲的那年，不幸家中遭了變故，弄得一貧如洗，他便寄居親戚家中，因看不慣人的白眼，便又回到家裏，那時他的父親就生了病，過了三年便逝世了，這對於魯迅先生當然是很大的不幸，因他父親的死，家中更爲淒苦，連最低的學費也無力籌措，但他又不願學徒作商人，後來他母親就給了他籌一筆旅費，叫他找一個不收學費的學校求學，他便到了南京考入了水師學堂，分在機關科，那時他才十八歲，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轉入了礦務學堂，去學習開礦，畢業後便被派往日本留學，在東京預備學校畢業以後，他又看出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便進了仙台(Sent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正值日俄戰爭，他在電影上看到了一個中國人做偵探快要被斬的情形，因此覺得中國應該提倡文藝，於是就去了學醫，回到了東京，打算成一個新文藝團體，但沒有

成功，又打算去德國留學也失敗了，後來因爲他母親和家庭中需要他經濟上的幫助，他便回到了中國，時年二十九歲，他回國後，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任化學及生理教員，次年辭職後任紹興中學教務長，任職一年後又去職，欲謀書店翻譯員的位置；沒有得到，不久辛亥革命，紹興光復後他遂作了兩級師範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他應了教育部長之招充當部員，政府移至北京，他也隨到北京，除任僉事外，還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教授。

我們知道一九二五年是中國時代的轉變，「五卅」慘案的發生好像天大的巨浪，震盪了中國「醉生夢死」的民衆，同時中國的文壇也因之受了一次劇烈的刺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文藝社團也就風起雲湧的成立，魯迅先生便於其弟作人辦語絲，大部的稿件多偏於雜感小品文，冷嘲熱諷的色調，非常的濃厚，在文壇上獨登了一旗，後來因與陳西瑩爲主體的現代評論處於敵對的地位，爲女師大的風潮事件，魯迅先生和陳西瑩發生意見的衝突，大開了一場筆戰，這場筆戰結束後；魯迅先生便把這些文字收集在華蓋集中了。就在那年魯迅先生被教育部長章士釗免職，次年春，國民軍張作霖快要入北京的時候，當時的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受了朋友的勸告，南下担任福州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他本想在那裏有所著述，但不久謠言紛起，學校當局與他意見不合，便離開了廈門，一月十八日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担任文科科長，但因爲環境不適，於一九二七年回到了上海，而已集，唐宋傳奇集大都是在廣州時寫成的。

到了一九二八年，革命軍攻入了北京，政局上另呈着一翻新的景象，從此以後文化中心點從北京也移至上海，上海書店數量的增加，出版界也活躍了，許多文學家都麇集在上海從事著作的生涯。新文學到了這時可謂極盛的時期了，因為文學革命這個問題，曾引起一連串劇烈的論爭，魯迅先生代表了語絲社也參加了戰線，那時創造社，太陽社都以攻擊魯迅為討論革命文學的中心，並謂魯迅是有階級，錢杏邨還作了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批評魯迅為落伍的人物，但魯迅先生沉着應戰，絕不退縮，這次論爭有二年之久，接着就到了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參加者有魯迅先生，郁達夫，蔣光赤，丁玲等，五十餘人，健全組織，擴大戰線，致力新興文學運動，這次便是魯迅先生的轉變，所謂「死去了的阿Q又復活了」當時魯迅先生繙譯的有法兌也夫的潰滅，盧那斯卡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藝術論，等，對於新興文學上都是很大的貢獻。

最近的幾年中，魯迅先生寄居上海，從事著譯；他的嘴不息的喊着，他的筆不息的動着，除了致力文學的著譯外，還提倡過新興藝術的木刻，中國文字的拉丁化運動，直到最近看見國難的嚴重，民族的危急，便站在救國抗敵的觀點上，高倡國防文學的統一戰線，努力完成文藝作家的使命，因而有許多人對於魯迅先生的意見認識不清楚，便引起了對他許多誤解的地方雖然魯迅先生已成了老年長者，而他那剛健強壯的氣概還是一般青年所不及的，在他答徐懋庸先生的信裏說：「我無條件的加了這戰線，那理由就是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還是一個中國人，……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用的仍是一枝筆

，所做的是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了這枝筆沒用了，我可以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可是我們的魯迅先生，在他的筆還正健壯的時候，却於十月十九日上午，離開了世界，離開了中國，離開了一羣廣大的民衆們！他的死不但在文學上失去了導師，革命陣綫中失去了戰將，在廣大的羣衆間也失了一個英勇的鬥士。

魯迅先生最後的著作「死」發表在中流雜誌的第二期，其中有擬作的遺囑：（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件。（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虫。（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誰知當時的文藝之作，而竟成了讖語。先生真名樹人，年五十六歲夫人許廣平女士，遺一子海嬰才七歲，生平著譯出版者四五十種，因限於本刊篇幅，恕不列舉於后。

## 凄冷之夜

百折

陰森地風聲中，帶來了一兩聲無力地犬吠，夜已深了。我覺着週遭地情景很悲慘，我的怯弱地心靈在顫慄了。我和父親母親，這時都已經睡下了，但是，都沒有睡著，都在懷着一顆創痛地心，在默默地沉思着。我想，這淒涼地情景，正象徵着我黑暗地前途，我想哭，但我竭力地忍耐着，却沒有

哭！

我滿腹地苦痛，幾次的要說出來，但是我聽見他老人家地深長地苦惱地嘆息聲，我也就不敢作聲了。

「孩子！你覺得難過嗎？」父親很苦痛地說。

我聽了父親的話，我立刻覺着空氣更陰森而悲涼。我的心在輾轉地絞痛着。我父親的話怎麼這樣悲痛呢？差不多我是從來沒有如此感動過的！

「唉！孩子，我比你更難過呢！」父親又苦痛地繼續說：

「我願意叫你失學嗎？唉！你要諒我的苦心，你知道你在高小上學，咱的家庭，就已經如何地感到困難了！你想！你要再上中學，聽說一年一千多串還不夠，叫我怎麼弄這麼多的錢供給你上學呢？」父親的聲音沉下去了。「去吧！好好地幹，這末嘗不是個正經門路呢！」

母親在拖長着聲嘆息着，我想她老人家一定哭了！

這時如同墜入萬丈深淵中，陰森地冷風向我身上襲來，毒蛇伸長頸項睜大眼睛向我身上爬來，要吞噬我的樣子！奴隸地徒弟生活在我的眼前顯現。

我是上學熱度最爲強烈的一個人，可是，自從父親那一次苦惱地向我說：「你要叫我給你作一輩子的牛馬嗎？」這句話以來，早已經冷了大半了！但是父親往往用很苦痛地求饒地眼光看我，像是對我責任未盡的樣子。我越見他老人家如此，我越覺得痛心！思想，我雖上學心切，我怎忍父親爲此而日日沉入痛苦中呢？所以我總是按捺着自己的熱情，屢次向父親說我已決定不再上學，冀以減少他老人家的痛苦；可是他老人家總

不相信，爲着我的升學問題而痛苦，而暗自流淚。所以在這決定我永遠不再升學的命運的前夜，他老人家仍向我訴說他的苦衷，我是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的！

的確，在這事情未發生以前，對於上學的熱度和決心，我已是幾次發誓要犧牲了，但是在這真的決定我一生命運的時候，却又覺着悲慘起來，我幾次想安慰他老人家幾句話，但是都被慘痛的心情壓下去了！

父親母親都在顫聲地嘆息着。

「去吧！還是去吧！不要猶豫，好好地幹，將來學成一個醫生，也很好的！唉！孩子！……」父親的聲調，簡直和哭一樣。

「我去，我去！」我連聲叫，我已不能再猶豫：「你放心吧，我親愛地父親，我一定去！」

我說着，我的心真霍霍地痛得難以忍受；但是我終於想起了安慰他老人家的話了！

「我早已想，在現在，上學是沒有多大好處的。所以我早就決計不再上學了！」你不常常說：「朝裏沒人難做官」嗎？唉！現在更厲害呢！若認識大頭子，狗屁不通的人也有事做，有白花的洋錢好拿，若沒有大頭子作後台，你有好的學識也不行的！所以我早就不願意再上學了。我想，學一個醫生，也不用看着大人先生的臉笑，也不用搖尾乞憐地向大人先生哀告，倒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呢；我決意不再萌上學的念頭了，父親，你放心吧！」我故作高興地。

可是我還聽見父親在拖着很長的聲音嘆息。

「去吃人家的飯，去學人家的本事，」母親又答腔了，「不能像在家中那樣，他說叫你做啥你就做啥，別同他抬槓，反正做啥不是做呢？你想學他的本事，你就得聽他的話！」

我靜靜地聽着母親的安排，我只覺着心酸。

「因為，你常常老是聽他的話，他心中纔喜歡你。」母親又繼續說：「他纔把本事教給你，總之你要聽他的話，打發他心裏好過才是，要不這樣，將來甚麼也學不到，不淨落個白侍候他幾年嗎？孩子，好孩子，你爲你的父親，他現在已是那樣的老了，你也爲着我，你要好好地幹，將來把俺老倆口送到土中，臨老時有碗糊塗喝，不至於餓死，我也就心滿意足的了，孩子，不要心高妄想了吧！」

我聽着母親的聲音，顫動得特別厲害，像是要哭出聲來了。

「噢！」父親又說：「我還得安排你，我知道，他那葯舖，是個閒地方，閒談天的人老是很多的，尤其是冬天的晚上莊稼人都閒暇沒事，每天都是很晚還在那談天。可不要厭煩，你去了。再者，他們說話，你聽好了，別多插嘴，現在的啥事你還不知道嗎？」

「啊！啊！我知道！」我突然機械的答應着。

「還有！」父親似乎沒有聽見我的答應，又繼續說下去了：「你譬如在嚴寒的冬天的晚上，夜裏，有人請醫生看病哩，那也別因爲冷而遲着不想起來，你想，人家那個時候請醫生，還能不是緊病嗎？人家害病還能找個相當的時候嗎？此外，還有，你也不是十分傻的孩子，你自己想吧，最要緊的，無論做

啥事，要謹慎，別多說話，要聽話，別給他抬槓。……」

我正在靜默中，悲痛中；我突然聽見戶外獵獵地風聲了，我似乎我已是一個學徒，我已經孤零零地一個躺在藥舖中，我似乎聽見門外有急促地喊門的聲音，我有些戚然。

「睡吧！明天還得早些起來呢！」母親說：

「是的，睡吧！」父親也說：

「睡吧！」我在迷惘中，茫然地答。

可是，遲了有很大的工夫，我的意識漸漸清醒過來，我聽見父親母親還在發着深長的嘆息，沒有睡著，我自然也在悲痛地深淵中，眼淚簌簌地滴在枕邊，也在反來復去地亂想。忽然，喔喔地雞叫聲在響了。

## 姐姐

雷秀琴

夕陽漸漸的落到地平線下。美麗的錦霞，佈滿了西方的天野，遠征的晚鴉，歸巢了。這時大地上的一切，整個的走進了蒼茫暮色中，一陣輕風過後，拂起了我的衣衫，稍覺有點涼意。啊！秋已到來；光陰爲何過得這般的匆匆呢？一年一度中，消逝了我美麗的童年，消磨了我寶貴的青春。這些叫我往何處去尋找呢？

暮色漸濃，新月高掛在東方的天際，疏星數點，閃閃的動盪着，在深碧色的天空中，越發的顯得好看；還有幾片白雲，飛來飛去，好似無處歸宿的游子。

這時夜神的黑影已嫻嫻的來到人間，佔領了整個的大地；

吞噬了世界的光明。

新月漸升，愈顯得她身體的潔白；星兒在天，愈顯得她的天真。一會兒白雲遮蓋了她倆，忽隱忽現；更是活潑美麗了。

光陰荏苒，不覺間，我和姐姐離別將近一月了；回憶上月中旬，我們還坐在慈母的身旁，說說笑笑，現在呢？她卻跑到遙遙的異鄉，怎能不令人懷念呢！未知她在這皓月當空的深夜作如何的感想呢！

「噓！噓！噓！」那裏傳來的鐘聲。呵！原來是到了就寢的時候了。牆角裏的秋虫，繼續的唱着悲歌。好像與我這深夜未眠的人兒表示着切深的同情。

## 臨別

朱綺琴

噯！我憶起！

塵土飛揚，夾着絲絲的細雨，晚鴉悲啼；伴着我倆的密語，啊！宇宙好似同情于我們的別離。

淡淡的水面上縹起一片白波，啊！那片刻的浪花啊！竟演成了我們分別的贈禮。

船伴着水波來了！我與她站在岸上，呆着流淚嘆息，「妹！我去了！望你珍重！」

啊！最後之賜語，打入我的心隙，清淚點點，心痛如刺，舉目相視，她……她……我的知己，却已失了踪跡！

唉！只有望不斷一線，天水相連，盡現眼前，茫茫浩浩，水之波濤，伴着悲哀的我在狂叫，姐姐此去的返回在何朝！

光陰荏苒，匆匆三年，我相思的悲泣向誰言，小小的心靈，有誰來憐憫慰安！

啊！那次的送行啊！竟成斷腸的分離，尤不能忘記，是她愛我的情意！

柔濕的言語，善慈的態體，真誠純潔的心曲，莫過于伊！「妹！我去了！望你珍重！」這是她對我最後之賜語，啊！

啊！我如何會忘記！！

## 隨筆

光照

(一)

天空中滿佈着鬢髮的黑雲；大地上點綴着腥臭的血跡；魍魎魍魎現出猙獰的面孔；豺狼毒蛇舞着尖銳的爪牙。呵！好一幅悽慘陰森的圖畫。

噯！金錢的萬惡，人世的虛偽，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倦了。

朋友！我是長途的邁進者；我是飄泊異鄉的倦遊者；不知何時能走向光明的大道，何時能享到快樂的生涯。

小河裏的溪水呵！還是在淙淙潺潺的流動；揚子江中的波濤呵！還是不停息的湧湧。

睜瞧呵！宇宙是在變化。世界是在轉動！

天空中依然滿佈着鬢髮的黑雲；大地上依然點綴着腥臭的血跡；錦繡的河山呀！已失却故有的顏容。

朋友！我已聽慣了——狂罵惡言，我已看夠了——虛偽的人面。

朋友！我願再建造個自由平等的世界，可憐我身薄力單；不能把目前的荆棘闢砍，不能把繞身的妖魔盡斬。

朋友！現在呵！我祇有詛咒那萬能的上帝，有那樣排山倒海的威權，怎不給人們另開一個新的「樂園」？

(二)

「嗚！嗚！嗚！」的汽車，從那廣闊繁華的街道上，一輛一輛！風馳電掣般的飛過，接着便捲起了一陣黑煙。

沙沙的秋風依然怒號，嘩啦啦的落葉依然亂飄，洶湧的海濤依然狂跳，赤熱的火焰依然在燃燒。

呵！人間的悵惘未盡，人間的煩惱未消；大地上一切的一切，依然奏出淒涼的聲調。

朋友！那吃人的猛獸，那傷人的魔妖，那魍魎的爪牙，那猙獰的冷笑；看吧！看！他們正在那裏舞蹈。

處處呵！處處！處處使人沮喪！苦惱！心悸！脈跳！朋友！社會上矛盾的現象，人間虛偽的面龐；現在呵！現在！卻完全被我識曉。

朋友！我正象徵着大海中的一粒微塵，我是在這矛盾的，虛偽的中間寄生。

朋友！澄澈灣灣的河溪呵！清澈無塵的海灘呵！蜿蜒連綿的山巒呵！廣闊肥沃的田園呵！現已被鮮血盡染，砂礫瀰漫；變成了屍體的深淵，變成了荒塚的墓園。

朋友！現在我所嗅到的，只是腥臭的膏血；所聞到的，只

是些鬼魂的吶喊；所見到的，只是屍體的遍野。

朋友！我們要掙扎，我們要奮鬥；因為——未來的光明就在我們的目前。

## 贈「成達校刊」

鑑

熱和冷打劫着地天，

烏花殘毀在幾萬年前；

黑風砌成了幾攝土台，

人人都說豫東是片廣漠的沙漠地帶。

那知道，而今

還有一角吐出千丈火紅，

敲搖八九下晨鐘，

——我不敢說

這邊黑風冷熱交加裏，沒有一抹得光明，

振破了「羣衆」的耳翼，

賜給他們一個沉沉的夢中「清醒」

「成達校刊」

我祝你今後再把烈火燃得更熾，

着，從這邊引燃起那邊的野火，

全造成個美麗——光明——

最後請陣線的同志，記取，

不要懊喪自己泛泛能力，

懊喪，是象徵着沒有勇氣，  
天塌的事都是人辦的！

晨鐘叫了，耳子破了，野花燒了，  
再不須狂言，

「豫東是片廣漠的沙漠地帶！」

## 省外家有感

七絕五首

子白

幼喪慈母，寄養外家，回首匆匆，二十年矣。海上歸來，未暇往省，前奔三孀母喪，順便踏雪一遊，至則湖水蒼茫，不減當年今日，而人事已非，異我兒時，嘆人生之無常，滄桑之多變，撫今追昔，不禁愴然。年來謀事無成，留學未遂，十載天涯，壯懷消盡，撫脾覽鏡，歲不我與，四顧中原，哀鴻遍野，茫茫大地，何處桃源，展轉床頭，不能成寐，挑燈悶坐，聊賦五首。

(一)  
蒼茫湖水今猶昔，逝水韶華二十年，記得白頭外祖母，夕陽負我立門前。

(二)  
踏雪歸來省外家，只餘枯樹噪林鴉，十年撫我恩難報，匍伏墳前淚如麻。

(三)

劫後殘軀強自持，卅年身世訴誰知？三更枕上孤兒淚，猶記當年話別時。

(四)

夕陽斜照杏花枝，燕子呢喃柳掛絲，風景依稀人事改，再從何處覓兒時？

(五)

五長湖畔獨徬徨，逝水年華只自傷，傲骨猶存心已碎，人生到底爲誰忙？

一九三六年秋，執教於成達中學，適校刊付梓在即，編輯委員會諸君囑予寫稿，因終日忙碌，無暇執筆，未能如命，偶檢點書囊，往日之殘篇尚在，謹錄呈校刊編輯委員會斧削，以免濫竿充數之譏是感。

子白又誌

附註：五長湖在外家門前。

## 寄給小朋友

漂泊南村

小朋友！

你是愛春？

愛秋？

還是……？

我不知怎的：

在春天，却愛着夏；在夏天，却愛着秋；在秋天，却又愛上了冬……



溫暖的日光裏，很多人，穿着棉衣，袂衣……  
懶懶的在夢裏！拖着疲倦的身體；

使我覺得有些倦意；

然而，我却想着：——

朦朦的花影裏，不是臥着小貓嗎？

重重的樹陰下，不是許多的遊人嗎？

花園裏：池畔，山前，……：是我最希望的。

我喜歡賞晚霞，穿着襯衫，拿着芭蕉扇，遙望雲兒的變幻

：——我更喜歡：撐着小船，戴着小笠，在湖裏釣魚、

採蓮……：……

小朋友！你們愛不愛，這時？

可惜！現在還是春！

※ ※ ※

假使……：……

我又覺得不如看涼風吹下的一片片的，黃的落葉，——枯

草堆裏，却發出「吱吱……唧唧……」的悲泣！

那紅的黃的落葉裏，充滿着幽雅——寂靜——

我愛我的妹妹，哭着對我說：

「哥哥！我拾的小楊葉，給風吹跑了！」

我假意的罵風，到村後幫她再拾起。

小朋友！你們愛不愛，這時？

但是，現在不是秋！

※ ※ ※

假使……：……

啊！記得去年下雪——

朔風吼了一天，村前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影，什麼……

……：……

讓那皎潔的白雪，從最早——單面壓滿了屋頂，樹枝……

……：……

開了幾處破大門，掃了幾條小路。

我喜歡和小孩們玩，雪戰、堆雪人、塑雪像……：——我

更喜歡從雪地裏看那：遠遠的山；遠遠的人；遠遠的村

莊；遠遠的林。

記得嗎？

「冬日樂，踏雪到南山，松柏翠；梅花艷；冰在沼；雪滿

天；兩三鴉影度林邊。」

小朋友！你們愛不愛，這時？

但是，現在不是冬。

※ ※ ※

假使……：……

……：……

唉！乾樹……：……

却不如依舊青青的抽着嫩芽！

小朋友！

你；是愛春，愛秋，愛夏，愛冬！

# 送行

景元

——獻給李君——

月兒漸沉，  
星兒漸稀；  
淒迷靜寂的清晨，  
我提着竹籃，  
踽踽地；  
踏着落葉的大道，  
送李君歸去！

(二)

呵！且住！我摯愛的朋友！  
在這裏；鄭重地，我贈你數語；  
須知道——  
新婚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切勿輕輕的過去，  
在這新婚前後的時期。

(三)

切莫輕輕的過去，  
你須記着——她  
向你談話的嬌態？  
娉婷的舉止；  
溫柔的情意，  
低濃的蜜語。

(四)

可是話雖如此，  
也不要沉醉於她的懷裏。  
消磨了壯志，  
折損了勇氣，  
朋友，你看國家是多麼地危急！

(五)

朋友，  
當你已屆歸期。  
切不要流連不回；  
流連是弱者的表現，  
不回是怯者的行爲，

(六)

朋友，你須知道，  
沒有眼下的別恨，  
那有異日的重逢？  
你現在別離的因，  
也就是他將來團聚的果。

(七)

呵！走了！我摯愛的朋友！  
在清晨曉光裏，  
消失了他的影子。

(八)

慘淒的涼風，  
迎面吹來，  
帶來了，秋深的消息。

## 南鄉子

并序

勁松

十月十日，閱報載，桑島飛京晤川越大使，直接與蔣委員  
長交涉中日問題，閱畢，悲憤填膺，號不自禁。時近黃昏，雁  
從北來，哀聲泣血，觸起了舊恨新愁，心襟欲裂，爰高歌南鄉  
子一闕，聊資一哭？

近黃昏，

號悲歌，

鐵馬叮咛風淚和？

塞北腥哀倭寇恨？

愁深鎖！

投筆重整舊山河！！

# 夜

秋夜裏，

靜悄悄，

冷寂寂，

月兒皎，

星兒稀

滿院秋蟲聲唧唧！

※

夜茫茫，

風淒淒，

洒得梧桐葉滿地。

※

伸吟入了夢，

瞧見老母依門闥，

慈母淚！

遊子泣！

母子倆兒聲唏噓！

※

驚醒後，

依然泣，

病榻上，

國讓

湖夢語，

淚痕依然在，

母子兩分離，

※

湖夢語，

依然泣！

我的故鄉遠遠離！

我的知己人兒稀！

我的心事向誰語？

※

※

# 校鐘

張上方

吾校校鐘，懸掛半空，鐘台高數丈，不知費了多少工。

吾校校鐘，按時高鳴，學校的紀律，整個的依牠調動。

吾校校鐘，鏘然振鳴，我的生活綫，全靠你來做司令。

吾校校鐘，聲聲宏亮，衝滿了古陳，喚醒了全縣民衆。

# 雜感詩

趙定方

我站在泊米爾的高峯上狂呼

呼起世界上和平的生命。

我站在喜馬拉亞山之巔狂喊；

喊醒青年的迷夢。

×

起來吧——趁熱血正在沸騰。

已往的——早該付諸東流。

莫在單戀着你可愛的家庭；

莫在珍惜着你微小的生命，

因為——

偉大的時代已來到我們的目前；  
只有戰爭才能奪取光明。

## 校 聞

### 本校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十月十二日下午七時

地址：本校會議室

出席者：姜贊周 吳鵬程 靳容若 郭劍影 董夢起 于星團

孫效友 于季龍 張景瑞 季雲翔 于伯龍

請假者：王一冰 雷聲德 連玉音

主席：于伯龍

記錄：孫效友

#### (一) 報告事項

1. 奉令呈報二十五年度本校免費學額
2. 本校選手參加省運會
3. 工作概況

#### (二) 討論事項

1. 關於平時試驗應如何舉行案  
決議：以各科時間之多寡，計算平時試驗次數，每科授課時間每週在三小時以下者應舉行一次或二次，三小時以上者最少應舉行三次  
試驗方法是隨堂筆試，在考試前教員不得通知學生

2. 關於學生講演，教職員應如何切實批評指導案  
決議：教職員除因特殊原因未能參加批評外共十位分二組以

姜贊周 吳鵬程 靳容若 董夢起 于伯龍為第一組

于季龍 張景瑞 孫效友 于星團 李雲翔為第二組

，每週輪流批評指導。

女子部二班合併舉行，由郭劍影負責指導。

3. 關於秋季旅行何日舉行案

決議：定於舊曆重陽節後一日作近郊旅行

4. 關於本校教職員支薪應如何規定案

決議：每於月半月終各支月薪全數二分之一。

### 二三年級組織學術研究會

本校三年級同學以明年即屆畢業期間，對於各種課程，極為努力，近為互相策勉起見，自行組織學術研究會，分英語，國文，數學，時事等組，請本校教職員分別擔任指導云。

### 秋季旅行展期

本校前經校務會議議決於舊曆重陽節次日舉行秋季旅行，嗣因天久未雨，氣候悶燥，不適於旅行，特已展期，稍待天氣轉變，空氣清新，再行舉行云。

### 本校參加省運同學返校

本校被選代表七區參加省運之同學崔允協，李作楨，李端等三人業於省運會閉幕後返校云。

### 女子部出版藝術週刊

本校女子部學生為增進研究美術興趣起見，特組織藝術週

刊社，每星期出版畫報一次，創刊號已出版，形式內容均極稱美觀云。

### 新購收音機

本校原裝設之收音機，因聲音稍低，不能供給衆多之聽者，而收音時亦感不便，上月于季滹先生因公赴汴，特在汴新購五燈新式收音機一架，業已架設完妥，聲音宏亮清晰，並將遵照部令組織播音委員會，使同學練習收音技術，得以普及播音教育云。

### 一二乙組織曉鐘文藝社

二年級乙班學生爲增進本班同學研究文藝興趣，特組織曉鐘文藝社，定每週出版壁報二張，第一期業已出版云。

### 物理實驗器到校

本校於前月向商務印書館訂購之物理實驗器，因運輸不便，第一批始於月前到校，其餘亦不久即可運到矣。

## 編 後 編 者

本期收到同學的稿子，非常的多，這種現象，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的，不過因爲編輯的限制，不能一一刊登出來，尙請諸位投稿的同學予以原諒；讓我們以移陸續的發表。

「談談三民主義教育，」因作者蓬塵先生工作過忙，續稿未能交來，俟下期當可刊出。

據我們這次收到稿件的統計，詩和記敘文，描寫文，佔了

十分之九，理論的文章幾乎一篇也沒有，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非常」時代，我們青年應當把握着時代，領導着羣衆負起抗敵救亡的責任，不應當躲在花前月下「無病呻吟」的去歌風詠月，因爲那些「無用」的文字，是時代所不需要的了，基於此種原因，希望投稿諸君，以後要特別注意，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多寫一點於實際的文章吧！

至於本刊的園地，是絕對公開的，在本期裏面十之九是同學的稿子，這一點想着同學也相信的，所以無論是校內之同校，或外界的朋友，來稿只要切合本刊的範圍，我們一概歡迎的！

本刊原定每月一日出版，俟因交通不便，印刷郵寄均須相當時日，我們便改在每月十日出版。

## 代 郵

(一)  
鑑君：  
大作收到，已在本期發表，請將真實姓名及通信處賜知，是荷！

(二)  
省立許昌中學  
曹祿徵君：

來函敬悉。本校校刊每期僅收印刷費洋二分五厘，郵寄必須附加郵資一分，如定閱全年需洋四角二分，（以十二期計）本刊在可能範圍內，絕不脫期，此覆。  
編輯委員會啓

# 徵稿簡章

1. 本刊內容分學術論着，時事評述，文藝創作，書報介紹，學生生活素描及校聞等欄，
2. 本刊文稿除由本刊特請本校教職員撰着及同學自由投稿外，並歡迎外稿。
3. 來稿文體不拘，但必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4.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如係本校同學可冠某級某班字樣）發表時用筆名亦可。
5. 來稿有不適宜處本刊編輯人有刪改權。
6. 來稿一經揭載酌贈本刊。
7.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8. 來稿請寄交淮陽成達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 成達校刊

每月十日出版

### 第二期

定價：每冊二分五厘

編輯者：河南成達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河南成達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開封扶羣印刷所

代售處：本校傳達處

淮陽文化書社  
豫淮書報雜誌社







